

对联里的那些逸闻趣事——赏汤国琛、汤恭冲祖孙俩的对联

汤小玉

古人雅集皆以吟诗作对为趣，逢寿诞等喜事以献联唱和为乐，临别也以诗词墨宝互赠。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一般认为，最早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919～965)的那一副桃符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由于对联精巧玲珑，音律、结构俱佳，故在群众中广泛运用。我曾祖父——汤国琛，号献廷（1876～1948）。清末优行廪贡生，孝廉方正，留学过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他雅好吟诵，曾留下许多趣联妙对，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文革肆意糟蹋，散佚多件未能检获，憾世已无几。笔者仅收集些许，以飨读者。

少时曾作“清风惠我，霖雨施人”敬呈宜山硕儒陈筱垞先生。小小少年，凌云之志，呼之欲出，受到陈老的激赏，赞其：“此子日后当为民牧，必能霖雨苍生也”遂收录为弟子。特筑“蒙楼”，精心培养。

在知淳安县事时(1914~1917)，感海瑞为难得清官，在海瑞祠堂作联：“风雨可歌，鬼神可泣，大节凛当年，供账曾疏鄢御史；天柱以尊，地维以立，千秋留正气，登堂如见海青天。”联句铿锵有力，书法铁画钩沉，对海瑞正气凛然的风范寄托了无限敬仰。

民国初(约1920年)，公自省亲归，江西垞山北黄家接风，陪客皆秀才，席罢在庭中散步，忽见芙蓉花开花落，秀美无比，公微吟曰：“芙蓉花开，东谢，西谢。”黄秀才晓星公沉思片刻，对曰：“杨梅结籽，前林、后林。”盖芙蓉桥，东谢西谢，皆江南垞地名；而杨梅庄，前林后林，是江西垞地名。公甚夸赞其迅速，遂结秦晋之好。这位黄秀才的千金即成我的奶奶。

次年，公返里度岁，乡邑数生员相偕出游揽胜，途经平阳白石村，村庄有白公鸡引

项而啼，其中一生员曰“白石白鸡啼白昼”，邀公对下联，久未对上，只得抱憾而归。直至三年后调任黄岩县知事，黄昏过一村庄，恰有黄犬吠于村道，触景而来灵感，“黄岩黄犬吠黄昏”遂将此下联邮寄于家乡出对生员，因对仗工整，一时传为佳话。一首诗，一副对联，有时需巧合和灵感，让自然选择偶然性。

公为乡里景观撰写对联也无数，今墨迹已去而联句仍镌刻百姓的心上，并代代口传。龙港市云岩乡三峰山麓，有广福寺，始建于宋，双塔为宋代建造，属千年古刹。背临连绵起伏的山峦，前有潺潺流淌的小溪。寺前有双塔相距11米，六面五层，高约7米，为楼阁式实心小塔，青砖砌造仿木结构。倚柱为八角柱，柱头卷刹明显，塔顶作宝瓶状。公为之撰联：

两塔高尖，佛地长春金世界；

三峰对峙，溪流永古玉江山。

读着对联，似乎这里蕴藏着一份清贵的慎独，恰有深山的古寺这种孤傲和微茫。藏头、藏尾对联也是公之好，读来既亲切又玄妙，既自然又有趣。

文化古镇藻溪，风景秀美，溪水清澈。当地名士陈长仁宅后院的石柱上，有公所撰的对联：“屋润章文藻，龙来夹古溪”，横批为：“黄道星临”。对联藏尾“藻溪”。

去春，我偶遇时年87岁高龄凤家塔缪昌灶耆老，提及曾祖父，他敬仰有加，如数家珍，一口背出二联。为鹫山寺师父“功已”撰一联：功极沙门年六十，已度轮回徒三千。横批：开山六甲（藏头“功已”名）。为凤家塔耶稣教堂撰写的对联：人生百世谁骄没药，主赐十字必得永生。

还有几副对联是赠送友人的，如：

【子卿仁兄大雅正】

三过五钞左氏传

一日千里王佐才

【辅臣仁兄大雅之属】

血气之伦国家有责

精诚所格造物无权

【渠轩先生法家正谬】

江国浪平龙卧稳

海天开阔鸟归迟

另有一对“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杜甫《醉时歌》集字，这副对联是赠于鳌江郑小同先尊，郑邦友公。前些日子有缘跟郑小同老师结识于横阳文史群，才知情。

诸多对联皆以遒劲雄浑、俊俏方整的行书写，很有气度，足见功力深厚。

公还为乡贤黄群（1883～1945字旭初，后改字溯初）作挽联：

事业足千秋，兴学设医，吾郡公益家，慈善家，推为巨擘；噩音来万里，临风挥泪，故乡鲁潘氏，铸夫氏，同此伤心。

虽寥寥数语，上联对黄先生的颂扬之情溢于言表，下联则对他逝世哀痛情跃然纸上。

曾祖父致仕归里后，我叔父——汤恭冲小时候随他读书习字，（汤恭冲1927～2005，字牧庵，法号起师，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受之潜移默化，也偏爱吟诗作对。

在平阳坡南龙山上原有一塔，建于宋乾道年间，毁于清乾隆二年（1737）。据民国版《平阳县志》载：宋至明，平阳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被称为“小邹鲁”。可如今式微，为重振文风，清光绪八年（1882）知县汤公肇熙携众乡绅们，带头捐资，发动仁人贤士，在原塔基上重建。文明塔也叫“文笔峰”（谐音锋）在完工庆典时，汤肇熙知县曾出“文笔倒峰天作纸”征对，命学宫秀才及教谕们对下联，众皆搁笔。星转斗移，时逾百年，1995年，叔父自山东单县中学教师退休回来途经文笔峰，遂想起当年汤知县出对之事，虽陆陆续续有人对下联，如“科场

奏凯海为墨”“学士卧奏树当弦”等，均不知“文笔峰”乃平阳胜地，觉不妥。是夜，叔父竟梦“季叔公（汤敏中）月夜携叔父（汤恭冲）同游将军岭”。梦中季叔公正四十开外，相貌堂堂，外著西装，神采奕奕，挈着年方廿岁清雅的叔父，谈笑风生。醒来，他便披衣推枕，与上凑成一对：文笔倒峰天作纸，将军度岭月为灯。将军岭那时也属平阳境内之江南名古道，季叔公为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参加过东征北伐，为国立下汗马功劳，时为国军之宿将，此对也较切题。

叔父还尝撰百字联：

发地藏之宏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务期体解大道，深入经藏，少欲知足，忍辱柔和。矢志奉行众善，愍济群萌；知苦断集，常乐我净。

聆释迦之箴言：“三界无安，犹如火宅。”递增厌弃婆婆，欣仰莲邦；看破放下，惭愧忏悔，庶几早净六根，速成四德；蒙佛接引，了脱轮回。

叔父还为各寺庙撰藏头联：

青云禅寺：

青松翠竹，安禅未必须山水；

云阶月殿，入寺应多上善人。

广慧寺（半山庵）：

广慧风清，崇椒月朗，宴坐禅林万虑都捐，惟悯群萌沦欲海；

慧灯破暗，贝叶飘香，蜗居寺阁宿因未昧，但将六字出婆娑。

葵亥春节撰联：

力尽精疲，老骥未驂千里志。

风餐雪虐，腊梅先绽一枝春。

噫！一字一句，当时许是信手，读之，似在面晤远年那厚重、古朴的旧照，又似闻到那股袭人的清气和斑驳的史料。希冀长辈这几副零散的对联也能翔实传统的文库，让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邑人能静坐书斋，盘点对联的这些轶闻趣事。

我的“柴桥头”

张耀辉

2019年2月16号，微信公众号“柴桥头”出世，一晃就一年。

“在柴桥头，看热闹，讲故事，走回家路”。过去一年“柴桥头”推发文章360篇，有在内矾山人写（拍）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文、乡野景致，有在外矾山人发来的故乡记忆、抒怀文章、文献资料，也有热爱矾山的各界朋友创作的矾都游记、明矾印象和感想感怀……绝大多数作品图文并茂，质量稳定，原创支持，首投首发，即便转载，也经过了一些修改补充。现在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人关注，且日有所增，互加“白名单”的知名公众号也越来越频。如我年末的一则微信所感，柴桥头众人拾柴，温暖抵心。

宣传矾都乡土文化，展示明矾工业遗产、讲述矿山人文故事。现在每一次推出发布，我都会精选封面，细酌摘要，注明文章出处，如知道照片作者，一定署名，这是起码的尊重，也是必须的觉悟。编好后，大多先会给作者发个临时链接。回首一年来的编辑活儿和显现给读者的这些图文，感恩作者的作品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阅读，也感动于自己的坚守笔耕。倘若把这三百多篇筛选成书，想必也是厚厚的一大本。这样想想，颇觉欣慰。我几十年如一日的教学工作是波澜不惊的流水账，日常生活是粗糙厚实的记事本，那白纸黑字和斑斓图文的个人公众号就如一册精装新著，让人生多了一些精彩的增添和生动的注解。

记得公众号的首篇是“4家单位成省研学教育基地营地 矾山No.1”，图文并茂挂上去。我把临时链接发到自己手机另一个卡号的微信上，再认真看，发现问题，删掉。再写，再排，点了格式键，又转发到老婆的微信，让她再帮我找错字、标点、对齐和图



片插入、大小和摆放，折腾了好些时间。于我来说，那次推出的No.1的确有些意思。就新闻本身。“4家单位成省研学教育基地营地”公布时矾山排第一，也是我的开篇之作，当然No.1。

“柴桥头”离不开柴桥头的故事。我采写的《柴桥头》推出后，《今日苍南》风土版发表，官宣“苍南发布”也随后推出，当地一些知名的自媒体以《柴桥头！几代矾山人的记忆》为题转发。《温州日报》、浙江省政协《联谊报》等都给予发表，加上我自己“辉常真话”新浪微博和“我心飞翔”QQ空间的链接发送，该文首日阅读量就逾万。平时，“柴桥头”公众号推出的文章，加上新浪微博，QQ空间的同步推广，每天都有上千的点击量。常常一篇文章刚发出去，远在新西兰的安生姐就会在第一时间点赞。有好多次矾山郑女士转发到国外朋友圈。有一次澳大利亚的读者

反发过来给中国的朋友，问，“柴桥头上的矾山灯光秀看了没？”

一个人写、编、排、校、发、再改，有点不易。我在手机下载“微小宝”微信公众

号运营助手，学会抢

时间发好稿。4月23日

著名歌唱家蔡大生回到第二

故乡做“快闪”《我爱你，中国》，

我事前事中连续跟踪，图文报道《为祖国放歌，为矾山喝彩》。4月24日点击量火爆，当天下午《中国网》和次日的《中国报道》转载发布。11月13日参加温州矾矿遗址“国保”揭牌庆典仪式，我利用参会和休息的分分秒秒，用手机捣弄了一个多小时。仪式一结束，便第一时间以《刚刚！：国保矾山矾矿遗址揭牌》发出，到了晚上连同微博，阅读量上万，并被多家媒介转用。有趣的是，一忙一赶文章竟把参会的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董姝先生写成女士。公众号发出后，我的手机立即被打爆，读友们友好地指正，笑我男女不分。也是在报道“国保”后，中国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有心转给我“和建筑师一起看古建”推文《欣赏工业遗址之美》，我立马转发，及时为“国保”的宣传和保护推波助澜。

“柴桥头”除了应时应景推发文章，还有很多独家“菜肴”。正月推发张传君《此心安处是吾乡》，三月转载萧云集《矾山深

处有洞天》，清明重温黄传会《母亲的葬礼》，五月发表虞文成《福德湾，世界矾都的记忆》，儿童节集合图画做了《孩子们，快乐》，七月周筠撰写《千年矾山寻名记》，建军节推荐《矾山的军房》，开学季选粹《余光中：写给未来的你》，国庆长假原创《此刻的中国》，十一月发表《叶怀欣的福德湾影像》，年末推发廖雄《埔坪 埔坪》，也为贺年片《只有芸知道》首发叶匡政《有你的日子，就是我想过的日子》等。一年下来，矾山旅游、蝶变苍南、田园生活、百姓日常、地名溯源、温州小吃、函授学习、江南水乡、灵溪老街、两岸故事、南宋婚礼、藻溪记忆、道义新疆、桥墩旧事、库村民谣、马站柚子、龙港舞厅、流石栈道、印象碗窑、凤阳花海、宜山节庆、沿浦商业、张翎作品、挑矾古道、古村人家、闽南俗语等等，应有尽有。

这其中，我一次旅游（时间差）没有发稿，一次某个日子停发，两次在外没电脑和信号停发文章，一次撤销重复稿（《旗袍生媚——苍南旗袍队惊艳横店》），还有一次是部队读友提醒，我撤下（《鹤顶山古道》）一张照片，也只好也撤下文章。我还推荐了“柴桥头”发过的不少文章到一些报刊发表，我的《念父帖》，薛思雪《母亲的华岭》等在《散文选刊》和《海外文摘》上发表。从“柴桥头”涌出的文稿像潺潺流水，发出了时间的声音，也像跌向尘土的露珠，湿润了粗糙的记忆。文本内外的一些故事和细节我知道，桥知道，云知道，山知道。

打理公众号，苦乐心知。一年编发的360篇图文，从各种渠道积累的海量的素材，都旨为历史留点记录，给矾山洞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想想也是挺有意思，有意味，也有意义。

桥是横亘，去往，沟通和抵达。我将巡护我的柴桥，到永远。